

歸
有
園
塵
談

徐學謨 著

中
華
書
局

歸有園塵談

太室山人著

孔子不作。宋儒翻有作。義畫之上。理本無象而贅著一。○魯史春秋。綱目亦春秋。獲麟以來。權何所托。而譏評萬世。

商以前相天下者。實以天下勞之也。故橫議不及於阿衡。周以後相天下者。似以天下富之也。故流言遂起於姬旦。

道統之說。孔子不言也。而言之孟子。後儒衍之。乃身其任。以繼往開來。良知之說。孔子未發也。而發之孟子。近儒摘之。遂專其門。以明心見性。○自秦人坑儒之後。純任法律。故處士之橫議。稍息于漢唐。自宋人講學以來。錯解春秋。故儒者之虛權。反加於天子。

典午乘魏弱而篡國。點檢乘周弱而篡國。其後子孫夷狄之禍。亦復相當。晉人以名理爲清談。宋人以道學爲清談。其間事功名實之殊。要自有辨。

西周以後。有豪傑無聖賢。凡學聖賢者。常遺誚於豪傑。漢唐而降。有才子無文人。凡爲文人者。僅可稱乎才子。

少年不以宋儒爲準則。視規矩繩墨。盡屬弁髦。學者專以宋儒爲師。則舉事業文章。俱歸腐爛。

機有可乘則隣姬束縊以救婦。勢有可脅則說士結鞶以下齊。

水火盜賊之害必先橫被于孤貧。虛羸勞瘵之災大率淹纏乎貴介。

文字內爲一人而誣詆一人。亦是平生口孽。官府中毀前任以訶諛後任。頗宗術術之家風。

春秋之書不見於魯論。故傳聞互異。能無起諸儒之妄談。井田之法略述于軻書。若井里一分。寧不憂子

孫之蕃衍。

榮華富貴自造化而與之。又自造化而奪之。降鑒不差。功名事業由自己而成之。又由自己而毀之。始終

難保。

古之作者其人非君子也。而能爲君子之言。理明故也。今之作者其人非小人也。而間作小人之語。才短

故也。

雖貴爲卿相。必有一篇極醜文字。送歸林下。彈章雖惡如憐杞。必有一篇絕好文字。送歸地下。墓志

以公門爲必不可遠者。趨時士也。但不當竿牘無節。以公門爲必不可進者。潔己士也。但不當崖岸太高。

心源未徹。縱博綜羣籍。徒號書廚。根氣不清。雖誦說三乘。只如木偶。

物情貴貨遺。貪得者要以爲厚利。辭讓者藉以爲名高。官盛則近諛。師荊者既不戒於前。隨溫者復相繼

於後。

遇沉沉不語之士。切莫輸心。見悻悻自好之徒。應須防口。

六卿但知從政。不知執政。是以題覆屢至變更。有司但肯當官。不肯做官。是以施爲一切苟且。蘇卿持節而僅承屬國之典。旌別自明。博陸赤誅而不廢麟閣之圖。功罪大著。

讀古書者。做不得提學。恐其用史漢以飾孔孟之言。談道學者。做不得提學。恐其講良知以破傳註之說。地下無衣食之身。而臨絕者猶勤囑付。林下無冠裳之用。而既休者尙事誇張。

一人孤立以在下者。朋黨之勢成。六逆漸生爲居高者。保持之念重。

勢利太重。只爲前輩自失典刑。關節盛行。蓋因有司欲求報效。

分以利昏。故講五倫易。行五倫難。情因欲蔽。故虛四端有實。四端無。

有形之伎易知。故梓匠輪輿。高低自服。無形之伎難辨。故星相風水。勝負必爭。

災禍從天降。只怕窟頭富貴逼人來。須防絕板。○聽言語太濫。則諸曹開無事生事之端。禁饋遺過嚴。則大臣受以飽待飢之謗。

廉吏之後不昌。以冬行主斂。冤死之家有後。爲天道好還。

男子之力。必勝于婦人。若對悍妻。其手自縛。父母之尊。素加于卑幼。使遇劣子。其口常噤。

世以不要錢爲痴人。故苞苴塞路。世以不諛人爲遲貨。故諂佞盈朝。

侵匿僧家道家。以至于樂戶。全然出侮鰥寡之心。欺凌武官內官。以至于宗派。亦竊不畏強禦之迹。內臣之奴易使。只靠鞭笞。寡婦之子難訓。多因姑息。

逆氣所乘。有時博忠諫之名。有時賈殺身之禍。任情自放。進則不勝其英雄。退則不勝其憔悴。○清虛之作。如水磨楠廬。自見光輝。勦襲之文。如油漆盤盂。終嫌氣息。

子孫亦是衆生。顧戀不可太深。責備不可太重。兄弟原同一體。事親便至相讓。分財便至相爭。○婦人識字。多致誨淫。俗子通文。終流健訟。

傾囊而付子。難承養志之歡。繼世以同居。漸有閱牆之隙。

隨緣皆可以乞食。而剗刀於腹者。意欲何求。凡業皆可以營生。而爲人淘圃者。鼻忘其臭。

文自六經至七大家。而精髓始盡。事剽竊者。除卻兩頭。詩自三百篇至盛唐。而風雅獨存。逞淫夸者。別爲一體。

任重道遠。取必於身。故爲仁由己。當仁不讓。隨俗習非。必要其黨。故姦須用介。盜有把風。爲文而使一世之人必不愛。難要諛墓之金。爲文而使一世之人必我愛。亦似濫竽之體。

文中諸子。其語不襲孔顏。而嚶傳其命脈。耳食者安知。昌黎大家。其文不模史漢。而自得其精神。皮相者爲諂。

衮衣玉帶。不能御之以登床。故雖有萬乘之尊。吁榮而宵寂。狗馬音樂。不能攜之以入樞。故雖有敵國之富。目暖而心灰。

敢捐軀死諫。以犯人主之怒者。孤注之一擲也。借言事去國。以希它日之用者。暗積之雙陸也。○饑寒所

迫。雖志士未免求人。但求之有道。患難所臨。卽聖人亦有死地。顧死之有名。

文士而閑騎射。立致邊都。武人而耽翰墨。卽階闕帥。

喪心病狂。生於熱極。攢目酸鼻。起於惡寒。

婦人之悲其夫。益爲之悲其悲方已。婦人之怒其夫。轉爲之怒其怒可乎。

始皇之築長城。秦之所以致亡也。至今藉之以備虜。叔孫之草綿蕞。漢之所以爲陋也。至今襲之以尊君。人言背恩者爲貴。相則施恩之主。坐受其彎弓。或謂負債者必廉官。則放債之人。忍見其垂橐。○行酒令而必差者。其人難與交。若必不差者。亦難與交。當始仕而卽富者。其人無可用。若終不富者。亦無可用。孔子但欲爲乎東周。而孟子以王道致齊梁之庸主。孔子上不得乎狂狷。而孟子以堯舜望食粟之曹交。楊墨若在孔門。亦是成章之弟子。由求不聞聖訓。終爲季氏之具臣。

乘勢作威者。如大人裝鬼臉。以駭小兒。背地則收下。因事矯廉者。如妓女當筵之不肯舉筯。回家則亂吞。廉於大不廉於小。碩鼠之貪畏也。廉於始不廉於終。老虎之敦踣也。

窮措大危人主。犯杞人之憂天。草野人說朝廷。傳海頭之聖旨。

訪察不行。如暑月無雷霆。積陰必致傷稼。刑誅或廢。如冬天少霜霰。癘疫更能死人。

一手詰盜。一手竊盜賊。故前盜死而後盜生。一面懲奸。一面窺奸婦。故此奸伏而彼奸犯。魑魅魍魎。豈能作祟。必其氣弱而其鬼方靈。星相醫卜。本以養生。必鬼運通而其術始驗。

當官廢法。不如傀儡之登場。考校狗情。不如鬪盤之輪撥。

漢法太峻。人情不堪。是柱促而絃危也。宮商猶在。元政不綱。天道所厭。是軫迂而徽慢也。音調何存。致仕莫問其子。少子猶難。娶妾莫謀于妻。晚妻更忌。

秦皇漢武唐宗。領非令主。而大略英風。能別開混沌。留侯武侯鄴侯。雖非儒者。而仙風道氣。自下落塵凡。政在中書。權由己出。少有臧否。易于責成。名爲閣老。政在六卿。稍見從違。自難求備。

男子好色。如渴飲漿。處富貴而能自決裂者。猶有丈夫之氣。女子好色。如熱乘涼。居津要而漫無止足者。是真妾婦之心。

毛嬙之色。誰不迷戀。得倦始解。趙孟之貴。最號濃郁。致淡方休。

恥惡衣食者。未足議道。美其宮室者。必損令名。○呆子之患。深于浪子。以其終無轉智。昏官之害。甚于貪官。以其狼籍及人。

近諛者如受蠱毒。一中之。而耳目必爲人移。務博者常被書痴。一挾之。而議論惟知己出。

以道學別爲一傳者。宋史之說也。若挾孔子而私之矣。何其隘也。以理學獨稱名世者。本朝之陋也。若外佐命而小之矣。何其淺也。

大學十章。關於好惡。若痛痒不關。何以劑量人物。中庸一書。本之中和。若囂呶滿世。何以調燮陰陽。見十金而色變者。不可以治一邑。見百金而色變者。不可以統三軍。

顏隨勢改。升降頓殊。氣逐時移。盛衰立見。

蜂目狼聲。知爲忍人。性逐形生。何謂皆善。深山大澤。必生龍蛇。物以羣分。何謂無種。有議論而後可以定國。是國是不定。何以秉鈞。有遠識而後可以決大疑。大疑不決。何以壓衆。○以德感人。不如以財聚人。以言餌人。不如以食化人。

吝者自能致富。然一有事則爲過街之鼠。俠者或致破家。然一有事則爲百足之蟲。以財賄遺人者。常人之事。以財賄訐人者。小人之事。

爲文而專附帶名公者。雖可以佞盲子。而不能博智者之大觀。爲詩而故厚自誇詡者。雖可以飽少年。而不能當老成之一誚。

炎涼之態。處富貴者更甚于貧賤。嫉妬之念。爲兄弟者或狠于外人。

目疑而不動者。中必腐爛。言遜而不出者。內有淫邪。

古于詞而不古于意。其文直夏畦之學。漢語先定句而後方湊景。其詩亦齋工之畫壽生。

狠暴之性。可以藏食。柔媚之姿。可以掩拙。

凡中第者。中一資質。資質高則中疎可掩。凡作官者。作一氣識。氣識好則瑕疵難見。

食色之性。是良知也。統觀人物。而無間食色之外。無良知也。必由學慮而始明。

孩提之童。無不知愛其親似矣。假令易乳而食。能自識其親母乎。及其長也。無不知敬其兄似矣。假令從

幼出繼。能自辨其親兄乎。

以笑迎人者。淫佞之媒也。以苦求人者。貪讒之園也。

素富貴行乎貧賤。可以得名。素貧賤行乎富貴。可以得利。

謙美德也。過謙者。多懷詐。默懿行也。過默者。或藏姦。

喜以文字罵人者。巫蠱之見也。代人作呪咀而已。喜以文字諛人者。星相之術也。爲人添福祿而已。

面而譽之。不如背而譽之。其人之感必深。多而施之。不若少而施之。其人之欲易遂。

淫奔之婦。矯而爲尼。熱中之夫。激而入道。

兇人得志。莫提貧賤之時。宕子成名。必棄糟糠之婦。

受業門生。則門生聽先生之差使。投拜門生。則先生聽門生之差使。

弈碁擅國。則奴隸可以升堂。度絕曲倫。雖士人夷爲優孟。

起身早。見客遲。老人家之行徑。嘴頭肥。眼孔淺。窮措大之規模。

當得意時。須尋一條退路。然後不死于安樂。當失意時。須尋一條出路。然後可生于憂患。

富貴不隨達士。以其無逐塵妄行之心。功名必付狠人。爲其有背水決戰之氣。

暴發財主。收買假骨董。眼前已見糊塗。新科進士。結識假山人。日後必遭纏累。

應談者。大宗伯徐太室先生所作也。月旦人倫。雌黃物理。包籠連類。取譬搜奇。自著一家之書。不經人